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卷二

宋 王與之 撰

以八柄兵命反詔王馭羣臣

鄭康成曰詔告也○王昭禹曰爵禄廢置生殺予奪八者王操之於此而羣臣為用於彼若器之有柄焉故曰八柄賈山曰富貴人主之操柄其言亦本於此八柄操之在此則羣臣疾徐進退惟我之聽故曰馭羣臣○鄭鍔曰凡是八者大宰詔之王自用之故曰擅生殺之謂王能予奪之謂王慶賞刑威曰君

惟辟作福作威為人君者當自操以為用不可以授人為大臣者隨事詔王因功而用賞隨罪以行罰則羣臣可得而馭也大宰不以詔王王或不能自用則有倒持太阿之失矣○林椅曰柄猶物之柄可以獨持不可共用故八者惟王所用雖大宰亦詔之而已

王氏曰於六典曰佐王治邦國大治王與大宰共之也於八法八則直曰治官府都鄙小治大宰得專之也於八柄八統曰詔王馭羣臣馭萬民則是獨王之事也大宰以其義詔之而已

一曰爵以馭其貴

王昭禹曰先王制爵以待有德德有小大則爵有尊卑外之為邦君則有公侯伯子男内之為王臣則有公卿大夫士五儀之命見於諸侯五等之命見於諸臣皆王之所爵也天下之人苟有之則貴無之則賤此所以馭其貴○鄭鍔曰與以公侯伯子男之爵則有為君之貴與以卿大夫士之爵則有為臣之貴

二曰祿以馭其富

王昭禹曰祿以待有功功有多寡則祿有厚薄故司

勲等其功則王功曰勲終於戰功曰多上自國君下至庶人有授之田有授之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皆王所禄也天下之人苟得之則富不得則不富此所以馭其富○鄭鍔曰與以萬鍾之禄則大而富之與以升斗之粟則小而富之

三曰予以馭其幸

劉氏曰幸者王所親幸也可賜予之不可爵之者也

○楊氏曰職幣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賛之小用有式法則上所賜予雖

嬖幸無過制也此所以馭其幸王氏謂以私恩施焉非所以馭之也

李景齊曰爵祿者厲世摩鈍之具古人制爵必以功所以抑夫人僥求苟得之心作其進德興功之志固不容以濫受也今攷之冢宰八柄自爵祿之外又有所謂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所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之意有所不與焉毋乃啟人主之幸心耶有所謂當然之報亦有所謂特厚之恩當

然之報固人臣所宜得或視以為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又有所謂特厚之恩以神其機於不測則所以鼓舞變化人心而使之奔走於事功也此八柄予以馭其幸之深意若夫後世人主樂夫人投巳之欲以私意而褻名器而妄予於人者亦曰此古人予以馭幸之意誠可悲恨

劉執中曰予謂爵祿之外有所賜予幸謂榮幸予及其賢則天下榮之求為其所以幸者矣

四曰置以馭其行下孟反

劉氏曰置者耆老廢退之人雖當廢退其素行賢明特置之若公族穆子辭疾晉侯使掌公族大夫也

王昭禹曰因其有功而置之在位豈特使之有功又馭之使有行夫在位之臣無行是以貪汙誣偽無所不至記曰大臣法小臣廉蓋大臣有行則循法而不敢為非小臣有行則廉潔而不謀利此置所以馭之使有行也

五曰生以馭其福

王昭禹曰管子云擅生殺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盤庚曰劉予制乃短長之命則人稟命而生雖本乎天

而所以生之者乃在乎君則此所謂生者王使之生也洪範以壽居五福之先則得生足以為福矣○劉氏曰福者其人本坐死以親故功貴者議而免之是其福矣楚誅鬬氏而免箴尹克黃改命曰生則此類也

六曰奪以馭其貧

鄭鍔曰極之別有六而貧居一食君之祿宜不至於貧矣臣有可誅之過奪其廩稍之奉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至於䟽食沒齒之類以奪致貧其柄在我所以馭之也

七曰廢以馭其罪

鄭康成曰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易氏曰廢言棄也臣有罪戾不可委任褫其爵而棄之故曰馭其罪

八曰誅以馭其過

鄭康成曰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賈氏曰臣有過失非故為者則以言語責讓之內史職誅言殺欲見為惡不止則殺之○林椅曰誅與生對立福與禍對立以周誅之文攷之必非適然之過

王氏曰誅言其意殺言其事大宰大臣詔王馭羣臣

者也以道揆故言其意内史有司詔王治守法而已故言其事誅又訓責知大宰所謂誅爲殺者以内史見之也

總論

賈氏曰經自五曰以上皆是善事則大善在前小善在後自六曰以下皆是惡事則小惡在前大惡在後

○王氏曰先慶賞後刑威於賞先重而後輕於刑先輕而後重勸賞畏威之意也内史則賞刑雜而莫知

後先者主以法守而不預道揆之意也○王氏詳說曰賞有五而刑有三又以見詳於賞而略於刑也

陳宏父曰冢宰既詔王馭羣臣得操富貴予奪之柄則人才之進退專於冢宰可也攷之王制乃選士以司徒造士以樂正論辨官材以司馬何邪曰無傷也冢宰既統百官則三官猶冢宰之屬耳則司徒選之樂正造之司馬辨論之以至於官之爵之祿之而後冢宰統而計之不特馭人之法然也而考績之法亦

然一歲之終羣臣奏歲事之時也天官之司會以歲會之成質於天子者而大樂正大司冦市三官則以其成從司會而質冡宰齋戒帥王受質成而三公則從司會冡宰帥天子受質而三公則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焉是六卿皆與考績而冡宰則操其柄也謂以冡宰統百官何為不可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黄氏曰八統即中庸九經也治天下國家綱統在是

○鄭鍔曰大宰詔王舉其綱以統之乃能大一統於天下而四方咸歸於統一矣○禮庫曰

八者是君民共之惟其通上下皆然故曰統然却有本原自人主身上做起

一曰親親

王昭禹曰宗族兄弟天屬也宜致親以親之故先王篤之以恩叙之以禮合之以飲食同之以福禄則親者無失其為親矣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故堯親九族而族而黎民於變時雍

二曰敬故

王昭禹曰故舊朋友人屬也易失於慢而不敬先王於是以燕飲致其恩以賔射致其親久要而不忘無故而不棄所以敬之也則故者無失其為故矣敺以敬故則人莫慢其故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民德歸厚是也

鄭鍔曰民不知親親也君舉親親之統則民從而親其親民不知敬故也君舉敬故之統則民從而敬其

故論語所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三曰進賢

鄭康成曰賢有善行也○王昭禹曰以德則可久以業則可大禮義由之以立朝廷待之以尊民心所願與宜使之在位故進之馭以進賢則民知德之不可不務故大司徒以賢制爵則民慎德○賈氏曰有賢在下君當招之民當舉之

四曰使能

鄭康成曰能多才藝者

愚槩人各有能用之然後見如伯夷能典禮使作秩宗足以究其典禮之能后夔能典樂使教胄子足以究其典禮之能君知量能以任使人之有能者孰不欲自效以見其能

禮庫曰古者許多長民之官往往多自民間自推擇且如五家為比有比長即是五家中自推一人來做朝廷因爵以下士命之為比長五比為閭有閭胥亦是二十五家中自推一人來做朝廷因爵以中士命

之為閭胥此豈非進賢使能耶要知人主才進賢使能天下便知賢者之可尊能者之可貴而自勉於善矣

五曰保庸

鄭康成曰保安庸有功者○王昭禹曰司勳曰民功曰庸○禮庫曰保庸全其有功者○愚案如司勳頒賞輕重眡功地三食一不使之過亦所以保之也

六曰尊貴

鄭康成曰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

三曰爵曰德曰齒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王昭禹曰爵以馭貴朝廷之所尊也馭以尊貴民知爵命之不可陵

七曰達吏

鄭康成曰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王昭禹曰吏之在下有以賤事貴有以小附大其志能常患於不達有以達之尚安有莫知我勸之歎哉馭以達吏則民知壅蔽之不可為

禮庫曰賢能是未仕者吏是已仕者

八曰禮賓

王昭禹曰先王之制五禮賔禮居其一賔者人治之大在所禮矣故聘頫存問食享牢禮凡致於賔者其小大有度多寡有數燦然之文慊然之恩見於相授接之際者凡以禮之也馭以禮賔則民知交際當以禮

總論

劉氏曰棠棣之詩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

賢也棫樸使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采薇遣吏也鹿鳴禮賓也

總論八柄八統

王氏曰柄言操此而彼為用統言舉此而彼從焉

以九職任萬民

王昭禹曰任者因其力之所能勝也○陳君舉曰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而養者能其事而後可以養無事而食衆之殃也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

于事大宰既授之職閭師又責其功故曰無職事者出夫布也王制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後之游民作無益以害有益者可勝計哉

一曰三農生九穀

愚案三農司農謂平地山澤後鄭謂原隰及平地要知只是上中下三等農夫

王昭禹曰穀有黍稷稻粱秫麥苽麻豆之別故曰九穀○王氏詳說曰五穀種之美者黍稷稻菽麥也百穀者凡麗乎土而可食者也此九穀云先鄭以為

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麥小麥後鄭不言秫與大麥而以粱菰足其數案下食醫云犬宜粱魚宜菰故耳後鄭之説為是生生不窮其種雖本於天然不能自生實賴乎人故曰三農生九穀

二曰園圃布古反毓音育草木

鄭康成曰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賈氏曰圃即載師所云場圃任圃地謂在田畔樹菜蔬果蓏者圃在園中故鄭以園為樊詩云折柳樊圃樊其藩蔽也○王昭禹曰毓者順其性而養之也

王氏詳説曰園圃藪牧舉其地以及其民

呂氏曰民事在人君固不可緩而於草木鳥獸亦欲其得所者此乃物之至微人君多以為不足卹而易忽惟聖人為天地萬物之主見天地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為之不安而以為職之不盡故堯典自厥民析而繼之以鳥獸孳尾舜典時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以此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一視同仁無一念之忘物也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鄭康成曰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賈氏曰山澤之民無他號故借虞衡之官以表其民也○王氏曰山澤皆虞而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者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則其政令施於山矣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則其禁令施於澤矣虞衡山澤之官而作山澤之材者民職也則此所謂虞衡言其地之人而已

王昭禹曰作與詩遐不作人之作同為而起之之謂也葢先王於山澤之材非特順其天性而已又加栽培壅漑之人功使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遂其生各適其用夫是謂之作

鄭節卿曰周禮有領田之法而山澤未嘗頒與民大宰以虞衡作山澤之材則皆畿内山澤亦皆官物特置虞衡掌之所以然者夫受百畝山澤之物或有無不均且山澤利多民自有之則有田不耕趨末衆矣虞衡既掌山澤各自募民治之國家有所輸用則征于山澤之農若角人以下是也

四曰藪遬苟反 牧養蕃鳥獸

鄭康成曰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

王昭禹曰交之以道取之以時不麛卵不殺胎不覆巢使之既生且息既蕃且殖有魚麗盛多之美無魚藻失性之譏此養蕃之效

鄭鍔曰王政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故攻猛獸驅烏鳶射天鳥各有其官乃任藪牧之養蕃何耶蓋羅氏所羅掌畜所共庖人掌客之禽獻獸人冬夏之狼麋皆禮物尤急者也非養之有素何以供不時之須哉任以養蕃謂此類耳

五曰百工飭音物化八材

鄭康成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王昭禹曰興事造業之謂工工具器者也故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摶埴之工二夫五材而加皮玉設色故曰八材八者雖有自然之質必人工加焉然後可適用故待百工飭化致力以飭之謂之飭因形移易謂之化如致力以飭木則化之而

為舟車之屬致力以飭金則化之而為鼎量之屬也

愚案曲禮曰天子之六工典制六材此曰八材者曲禮主夏商此主周爾

六曰商賈音古阜通貨賄

鄭康成曰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貨賄欲其有無相資多寡相濟故使之阜通聚之使盈之謂阜遷此就彼之謂通貨賄不阜則其求為易竭故使之阜而後通與書所謂

懋遷有無化居同意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鄭康成曰嬪婦人之美稱也○劉執中曰嬪婦女子之無夫家而不可受田者不任以事則淫邪失業足以敗俗而亂教故嬪婦之所以自求口食者化治絲枲而已他不可以有為

王昭禹曰八材謂之飭化始乎樸而終乎化化則器成而可以致功矣故曰飭化絲枲之為物徒化之而不治則布帛無由而成化絲而治之以為帛化麻而治之以為布故謂之化治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鄭康成曰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賈氏曰疏是草之實材是木之實○鄭節卿曰荼以供喪事芻以供祭祀芻茭以飼國馬今時人取芻以飼牛取萍以飼犬豕負薪拾髮竹頭木屑皆疏材之屬也

王昭禹曰疏材委人所謂凡疏材是也疏材利之至微者待臣妾而後聚斂

九曰閒音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愚案成周計民受田餘夫亦及之安有閒民今謂

之閒民必其單丁下户力既不能勝耕又不能從事於園圃虞衡藪牧之地與夫工商嬪婦之業聖人難以强之受職也亦列於九職之終者以八職之中不可無此等人孟子曰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備萬室之邑一人陶之則不足商賈之懋遷虞衡之興作草木鳥獸皆生生之具布帛疏材皆適用之物以閒民之無職能補八職之有闕則轉移以協佐其事曷

可少哉以閒民係於九職之末以見非無職也特無常職耳豈若後世游手浮食怠惰而不事事者乎至載師民無職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又欲驅之務本也

總論

史氏曰九職任民地官之任大宰掌之何也盖大司徒以下能授之職不能任之使不失職使不失職者大宰之責也王能用一大宰使際天所覆極地所載

上而三農下而臣妾間民無不得其所者可謂任職矣古之大臣欲遇大有為之君固非求之爵貴祿富也誠以憫天下之民不得其所思輔其君而有為也

以九賦斂財賄

愚案先儒以周之九賦謂口率出泉夫漢有口賦有算賦皆仍秦弊令民出泉不知周之泉布所以制百物之低昂上而供邦用則有外府下而通民用則有泉府出入則有法斂散則有權至於制賦

之法不過因地之所有而令之如邦中之賦即載師園廛二十而一是貢其廛里及場圃之所出四郊之賦即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是貢其宅田士田賈田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之所出邦甸家稍縣都之賦即載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大夫采地田税之所出關市之賦即司門司市之所入山澤之賦即山虞澤虞之所入幣餘之賦乃官府都鄙與凡執事者給公用而有餘幣餘

財之所入然則九賦之斂財賄除關市之外皆非泉布之入而關市之賦亦非口率出泉以賦為口率出泉則是有賦而又有稅也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所謂粟米之征即成周之田賦也布縷之征即成周山澤之農所貢絺葛服貢之材而成於嬪婦之化治者也山澤所貢以之當邦賦則無田租矣至於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尺七尺之上下而為力役之多寡非如漢之

有更錢隋唐之有庸錢也孟子所謂力役之征意當時起役之外又有所取矣成周之法征以粟米者則無布縷之征征以布縷者則無粟米之征至於力役之征只用其力不取其財如凶札之年則又無力征矣宜乎孟子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也

王氏詳說曰自一至六謂平民之賦自七至九謂末作之賦邦中四郊邦甸之民天子之民家稍邦縣邦

都之民公卿大夫之民既以其賦入於主復以其賦入於天子是倍其賦也曰不然家稍邦縣邦都雖曰采地而其餘地為公邑公邑不可以槩言之此所以即家稍邦縣邦都為言也亦猶九職言萬民而又分園圃虞衡藪牧也○林氏曰九賦自邦中至邦都則地征矣關市山澤幣餘皆末作而亦云地征何也司關司市與山澤之虞皆地職也有地職則必有地征此載師所以又有授地之言也幣餘則職幣所謂餘財餘則邦物皆已給矣又振之以歸之邦故亦謂之賦也

愚案邦中有場圃即園圃之職也四郊有牧田即

藪牧之職也邦甸之田皆井授即三農之職也甸稍縣都之采邑與公邑之田亦皆授於民以耕也闗市即商賈之職山澤即虞衡之職李叔寶謂九賦繼於九職之後惟有以任之而後可以斂之是也所疑者成周十一之稅通行乎天下而甸稍縣都則曰十二先儒以地遠役簡則賦亦輕釋之不如陸佃以百畝而徹賦民十一於一中又以十分為率取二如此則公卿大夫之受采者自食其八

以其二賦於國其說為長至於吏之治於公邑者兼統於遂其居民其制賦皆與遂法同小司徒之井牧其田野及於甸稍縣都必曰任地事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可考也

總論貢賦征稅之名

鄭節卿曰或問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斂之目其別何如曰公田以為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賦稅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

地征即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為禄斡私田之賦以為貢耳請略公田之稅而姑論畿内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為止於兵車以九賦為諸臣禄田之賦非也稅雖一而賦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邦中四郊而下凡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於賦實

則使民自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用之大有祭祀賔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調諸民於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即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令攷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廛人收皮毛筋角角人歛齒角羽翮卝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財物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綌染草以當邦賦掌炭掌

荼則征灰炭茅蒭以當邦賦其始也以五穀為主而其終皆以九職之物充貢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皆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熟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之説者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什一之税周禮曷嘗一言之豈惟公田大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是以大宰正其名載師酌其數閭師縣師隨其物大府謹其待用葢其終始本末無一毫不經思慮者達之王畿之外則

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為祿納其賦於天子則賦之名變而為貢始於大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荊之丹銀以至於并之布帛此即取物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於要服之貨物此即變賦以為貢也其纖悉委曲則與甸內無一不相應者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賦通可以言貢而禹

貢則專指以為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徵異者耳不害其為同也

一曰邦中之賦

賈氏曰邦中謂國中之民也○王昭禹曰邦中王所邑詩曰邦畿千里則合四郊向稍縣都而言也此言邦中則以別四郊向稍縣都故也載師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又曰園廛二十而一則此所謂邦中之賦

二曰四郊之賦

賈氏曰謂遠郊百里之内民也〇王昭禹曰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載師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此謂四郊之賦

三曰邦甸之賦

賈氏曰謂百里之外二百里之内民〇王昭禹曰四郊之外謂之甸以田法正在是故也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則邦甸之賦於是乎出矣

四曰家削所教反之賦

王昭禹曰三百里之地大夫所食之采邑禄而不世不得專其地有家而已故謂之家謂之家削以家邑

之位削小故也其賦載師所謂以家邑之田任削地

○賈氏曰大夫采地賦稅入大夫家采地之外其地

爲公邑公邑之民賦入王家

五曰邦縣之賦

賈氏曰四百里地名縣有小都賦入采地之主其中

公邑之民賦入王家也○王昭禹曰四百里之地謂之小都載師所謂以小都任

縣地

六曰邦都之賦

賈氏曰謂五百里中有大都大都采地其賦入主外為公邑民所出賦入王家也○王昭禹曰五百里之地謂之大都大都之地即載師所謂疆地是也小都不謂之都而謂之縣大都不謂之疊而謂之都互相備也蓋言家甸稍縣則都為疆地可知言都則郊甸稍縣為鄉遂公邑家邑小都亦可知也

愚案家稍邦縣邦都三等采地之餘盡為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公卿大夫王子弟不得有也此是

聖人深意大率三代封建諸侯亦不是連併封去其間自有公邑閒其中漢時郡國之制亦有此意蓋郡國相錯於天下使彼此相監也

七曰關市之賦

王昭禹曰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所在然則關市之賦出於商賈之民也○王氏詳說曰載師云園廛二十而一謂邦中也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謂四郊也甸稍縣都皆不過十二謂邦甸家削

邦縣邦都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謂山澤也而不及關市與幣餘然則關市幣餘所出之賦其將何如乎蓋周禮重乎民而禁末作故末作賦重關市幣餘之賦亦與山澤之賦等矣不然山澤所出何止於漆林

○陳君舉說見大府

八曰山澤之賦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山澤有虞以度其物有衡以平其政為之厲以限其妄入為之禁以止其非法又各

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其所取者宜有職矣

九曰幣婢世反餘之賦

劉迎曰幣餘不在常賦之中皆式法所用之餘幣也今考職幣所掌凡用邦財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蓋此幣餘之賦也惟其非常賦故以之待賜予而賜予亦無常故也先儒以幣餘為占賣國中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賈人倍筭矣不知此何等賦邪

以九式均節財用

鄭康成曰式謂財用之節度○王昭禹曰式之所載為有書所麗為有數書之所載則有一定之常目數之所麗則有不易之經制以之均財則為有道以之節用則為有禮均財有道則遠近適於均而無有餘不足之患節用有禮則多寡適於當而無過不及之弊

李景齊曰有以斂於民無以節於已則錙銖之積不足以供泥沙之用此九式財用又所以繼於九賦斂

財賄之後也

一曰祭祀之式

王昭禹曰祭祀之禮有大小有豐殺多不為過寡不為不足者亦有式焉耳○王氏詳說曰曲禮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

此牲式也酒正曰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此酒式也

二曰賔客之式

王氏詳說曰掌客之上公饔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史氏曰朝覲聘問之時待遇安享之法

三曰喪荒之式

王昭禹曰喪之禮有斂葬賻賵以送死者荒之禮有散利施惠以救貧者其用雖甚衆而皆有制焉

四曰羞服之式

王昭禹曰羞則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之類也服則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之類是也

五曰工事之式

賈氏曰工若考工所作器物○史氏曰工事不可闕有法以制之則無雕鏤

之飾淫巧之靡

六曰幣帛之式

鄭康成曰謂所以贈勞賔客者○賈氏曰若司儀上公三問三勞有束帛也

七曰芻初俱反秣之式

王昭禹曰草之謂芻穀之謂秣皆以養牛馬有事則秣無事則芻詩曰乘馬在廐莝之秣之則芻秣也○王氏詳說曰謂若委人云賔客共其芻薪軍旅共其委積薪芻

八曰匪頒班音之式

鄭司農曰匪分也頒謂頒賜也○鄭康成曰王所以分賜羣臣也

九曰好用之式

王昭禹曰因其所好而用之謂之好用玉府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内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典絲凡上之賜予皆以物授之典枲賜予亦如之蓋好用出於上之私恩惟其時物而已○劉迎曰後鄭以為燕好賜予其與匪頒異乎今考之經玉府所謂金玉玩好謂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非所謂好予司書所謂上之用

財用職幣所謂凡上之小用非所謂用乎好用之式小所以列之匪頒之後

李景齊曰自祭祀賓客以至幣帛芻秣之費固有司可以裁其出入所謂匪頒好用出於人主之意固宜人主所得自為也冢宰亦得以九式制之焉然則聖人以身享天下之奉不敢以一毫妄費以至於此財安得而不裕哉

總論

劉執中曰祭祀之式春官掌焉賓客之式大行人司

儀掌焉羞服之式膳夫司服掌焉工事之式司空之屬掌焉幣帛之式外府掌焉芻秣之式掌客掌焉匪頒之式大府掌焉好用之式内府掌焉九者違式均節失宜則大宰掌焉

王昭禹曰先王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九職所以生財也九賦所以取財也九式所以用財也

陳君舉曰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盡總於冢宰所謂以此取之以此用之未嘗分别秦漢以來人主

私意日生創為條目掌天下之財有大司農掌王之
治藏則有少府掌沒入民財則有水衡都尉而大司
農則供邦國經費之用少府則供王王食奉養之用
水衡則供王之私用色目既煩各私其局征斂搜求
富藏于官前輩嘗論王者除四夷之外不治自外薄
四海闔門而視皆一家也今闔門而與子弟為市雖
盡得子弟之財猶不富也
又曰所謂大宰制國用者制其出也古者財用冢宰

制出而司徒制入六卿三公皆兼之自漢丞相以錢穀出入為非已責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胡氏曰先王授民以田則責之賦授諸侯以國則責之貢賦者養天子之禮貢者事天子之義○陳氏曰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九賦有甸稍縣都而九貢致邦國之用是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畿內無貢以畿內王之所食特斂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

賈氏曰此諸侯歲之常貢小行人云春入貢是也若

大行人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乃因朝而貢與此別也諸侯國内得民税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禹貢所云貢篚是也

李景齊曰致者使之自至非窮欲以求之也用者所貴適於用非貴於遠方之珍異也西旅獻獒固足以侈其君來遠之德而名公諄諄然以訓武王者毋亦珍禽竒獸非服食器用之宜而自以異物為寶則玩

好之心一萌其弊烏可勝言哉此九貢之目自祀貢嬪貢以至於斿貢物貢蓋無不適於用者後世人主汲汲於方物之貢至於鵁鶄名鷹亦遣使以求之何謂

一曰祀貢

鄭司農曰祀貢犧牲苞茅之屬○王氏曰凡可以供祭祀之物

二曰嬪音頻貢

鄭康成曰嬪貢絲枲○王氏曰凡可以供嬪婦之物

三曰器貢

鄭康成曰銀鐵石磬丹漆也○黄氏曰用器兵器禮樂之器○劉執中曰謂土之精器若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劒也○王氏曰凡可以為器之物

四曰幣貢

鄭康成曰玉馬皮帛也○王氏詳說曰古人所謂幣者非止幣帛也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故後鄭以幣為玉馬皮帛○王氏曰凡可以為幣之物

五曰材貢

鄭司農曰木材也○鄭鍔曰如杶榦栝栢之類可為宫室者也○劉執中曰謂若燕之角荆之榦妢胡之笴吳越之金錫也○王氏曰凡可為材之物

六曰貨貢

鄭康成曰金玉龜貝也○王氏曰凡可為貨之物

七曰服貢

鄭康成曰絺紵也○黄氏曰不獨絺紵玄纁纖纊皆是○王氏曰凡可為服之物

八曰斿貢

劉執中曰謂羽毛可注旗旄也○愚按此本司農說蓋斿即龍斿九斿之

游也

九曰物貢

鄭康成曰雜物魚鹽橘柚○鄭鍔曰物貢則不可名以一物如海物惟錯之物謂雜物之可貢者也○劉執中曰謂九州所產萬物可以致遠而資邦國之用者也

總論

鄭鍔曰或謂邦國之貢萬民之賦皆王國所須以為用貢賦畢入然後冢宰可以制國用今也列九賦於前以九式處其中乃以九貢列其後何也蓋王國之

財自足以充王國之用善治國者有生財之道又奚待於諸侯然後足哉故列九賦之目即繼以均節之式明生財之道既有九賦則量入以為出可也若乃邦國之貢本諸侯奉上之誠意不急急於徵之立法於此俟其自至耳

周禮訂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錄監生臣李應坡

周禮訂義卷三

宋 王與之 撰

以九兩繫音計邦國之民

鄭康成曰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連綴也○賈氏曰謂王者於邦國之中立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解散也

愚案民心無常難合易睽非平時眷戀不忍去必非一人名位可得而留惟大牧以地長以貴主以利吏以治藪以富足以係民之身師以賢儒以道

足以係民之心宗以族使知天屬之親不可離友以任使知人道之交不可間然後相安相養相親相遜雖有變故之死靡他後世九兩既廢人心亦離匹夫匹婦不獲所求而樂國樂郊之思發於中而形於言者上之人果何道而聯屬其心耶曾子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此之謂也

一曰牧以地得民

鄭康成曰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賈氏曰

即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伯即州長也

陳君舉曰古者牧伯更代諸侯世襲如周初荆州之牧則蔡仲其後則申伯豫州之牧則管叔其後則虢公而周公君陳則迭居東郊也漢諸侯王自景武以後若寄居然至唐藩鎮則舉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之事而付之世襲其弊始不勝矣

二曰長_{音掌}以貴得民

鄭康成曰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愚案王制云五國

以為屬屬有長八州三百六十長自唐虞以來諸侯亦有以長名者鄭氏之説亦未可非也○王昭禹曰下文曰施則于都鄙則曰建其長是也所謂内諸侯也

三曰師以賢得民

鄭康成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黄氏曰師掌教之官卿大夫師氏保氏也

○吕氏曰師言賢而不言道身即道也莫重於儒莫尊於道至於師而二名皆不至焉師之任易乎哉

四曰儒以道得民

鄭康成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黄氏曰儒學士也通乎其下傳道授業者

愚案師則德成行尊足以表率斯世故得民以賢儒則發明此道以教詔斯世故得民以道

五曰宗以族得民

李氏曰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

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及其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為大宗百世不遷之族人五世外者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

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重宗者尊祖之義也○薛氏曰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疏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疏有别而不二貴賤有等而不間然後一宗如出一族一族如出一家一家如出一人此所以得乎民也○鄭鍔曰大宗則收族故族於喪則必服而冠娶妻者必告其所收者廣雖無服之親亦係屬而不散故以族可以得民

呂氏曰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制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垂盡之時暫為詐偽之計猶必立宗前此可知左傳翼九宗五正逆晉侯欲理會封建其次便當立巨室蓋巨室大宗係國家輕重更相維持以固結人心如晉九宗五正不獨是制度武王分殷之餘民懐姓九宗於晉至春秋見故家猶在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蓋有千乘之國有百乘之

家所以互相維持相視如一體

六曰主以利得民

王昭禹曰有國者謂之君有家者謂之主然則主者大夫之治都鄙而不為長者是也○鄭鍔曰左氏載荀偃卒宣子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杜氏曰大夫稱主是也

鄭康成曰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賈氏曰上思利民左傳季良之辭此謂大夫宣君政教民則采邑之民也

七曰吏以治得民

鄭康成曰小史在鄉邑者○賈氏曰若比長閭胥或在鄉或在公邑采邑以治政得民也○王氏曰凡治民皆謂之吏

八曰友以任得民

鄭康成曰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孟子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王昭禹曰學校之友相任以道則以道而相得鄉田之友相任以事則以事而相得故曰以任得民

九曰藪音叟以富得民

鄭康成曰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

民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富謂藪中材物〇王昭禹曰揚有具區荆有雲夢豫有圃田青有望諸兖有大野雍有弦蒲幽有貕養兾有楊紆并有昭餘祁凡皆藪之大者先王之制於大澤大藪則立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以掌之於中澤中藪則立下士六人以掌之於小澤小藪則立下士三人以掌之藪之所在掌之既有其人又有厲以限其妄入有禁以止其非法則其間所生之物充牣繁庶而民取之足以為富故曰以富得民

王氏曰川澤之虞山林之衡皆富得民而獨言藪則舉小以見大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

鄭康成曰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劉執中曰正月之吉陽生隂復其氣始和歲事將興而春令行矣故因其始和而布治焉

賈氏曰自此以下皆謂施前事條也

愚案治邦國都鄙官府之法固自一定不可易者然時移事改豈能無少變處故每歲終必修焉月令季冬有曰是月也天子乃與公卿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修之於歲終而後布之於正

月

王氏詳說曰典法則之所施言邦國都鄙官府而治之所布不言官府者蓋布治者官府之事也施法于官府而有所建立者非官府之事也

乃縣音玄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鄭康成曰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賈氏曰

鄭知乃縣為建寅月者以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一事也

鄭司農曰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賈氏曰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孔子謂之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也云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

鄭司農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王昭禹曰必至於挾日者蓋近或知之矣遠者庸有未知焉觀

之挾日則使遠近皆徧知故也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王氏曰既以治象示人於是乃以所建典法則施於邦國都鄙官府也

鄭康成曰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〇愚案牧說見前九兩一曰下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〇王氏詳說曰王制曰天子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則是大夫謂之監也梓材曰

王啓監厥亂為民則是諸侯謂之監也蓋商人之制八州八伯使大夫監之雖武王之初亦因商制所以三監監武庚是也成周之制九州九牧牧下有伯所謂五侯九伯是也九州九牧每牧之下有二伯則十八伯矣二伯分掌九州之牧伯則是有四牧之半為九伯也蓋五侯者舉全數也周既以伯佐牧矣則不復大夫監之也皆立其監者謂諸侯之自監其一國耳

參謂卿三人○賈氏曰左氏傳杜洩云吾子為司徒夫子為司馬孟氏為司空則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禮記檀弓疏曰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愚案先王命諸侯以國凡官屬皆自辟置然後亦不敢自專故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如齊有天子之二守國高是也必自天子命之者非使之伺察諸侯示以不敢專之意耳自秦人置監郡魏晉以下有典籤專以宰制諸侯為事五代時不置監郡殊失古人之意

謂大夫五人○賈氏曰謂司徒下二大夫一為司徒大夫一為大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主司空事一為司冦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禮記檀弓疏曰三卿之下有五少卿為大夫司徒之下立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事省立小司馬兼宗伯事司空之下立小司冦小司空殷衆也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謂府史庶人在官者

鄭鍔曰牧長正皆以建言之如建國建極之建不可得而動揺之意○史氏曰建者必有冊命告于祖廟監兩貳皆以立言之如有所立不可得而傾仆之意參伍攷皆謂之設

如方設居方之設布而置之之意獨邦國之伍以傳言之蓋大國既設三卿矣五大夫則又附於三卿之下使有所依傳之意○賈氏曰傳者謂大夫上有卿下有士受上政傳於下受下政傳於上也殷曰陳謂其衆也○史氏曰陳者設張之輔曰置謂賤也○史氏曰置者録存之爵有尊卑辭有輕重以别之耳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鄭康成曰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賈氏曰典命

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大宗伯云六命賜官注云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官治家邑如諸侯則此之長惟據公卿已上大夫四命不合立官鄭并言大夫者是廣解長義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王子弟食邑其親者與三公同在五百里疆地各百里其次疏者與六卿同在四百里縣地各五十里已上二者得立兩卿五大夫其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三百里稍地各二十五里不得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兩謂兩卿也不言三卿者不足於諸侯○賈氏曰畿外諸侯南面而尊故得伸而言立三卿天子公卿雖尊以在天子之下故屈而立兩卿也

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

輔

鄭康成曰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王氏曰正官長也謂之正則以官屬所取正故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王氏曰貳者所以副貳於六官而專達其事之次者攷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攷○王氏曰考則攷殷輔之治者也

總論

王昭禹曰先王之治於邦國之諸侯以其遠於王而

有君之道故其官致詳而少損於王朝於都鄙之主以其近於王而有純臣之道故其官致略而少損於邦國官府者六官分職以治事者也是皆王朝之官散而各居其府者也故又略於都鄙其尊卑隆殺不同而官之名亦因以異矣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賈氏曰皆言以者當别有篇卷使人執持施行之

鄭康成曰成八成也○賈氏曰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今特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在官府者欲見官府執行禮記云誰能秉國成禮賓禮也

王氏詳說曰官成雖用之於官府然八成所謂政役師田閭里稱責等事無非民事也禮賓雖用之於萬民然大小行人司儀掌客所掌無非國家之賓客也

愚案大臣之職惟講求典法則之所由出其條目付之有司者治來則應之而已故邦國都鄙官府萬民之治皆下一待字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王氏曰五帝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愚案注疏說五帝之名甚誕已於小宗伯辨之

劉迎曰誓戒者誓其所當戒者也如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戒百官以所當奉祭之事恐其不敬也○王昭禹曰誓者誓以言而使信戒者敬其事而使謹○鄭康成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

劉迎曰具脩者特具之禮所當脩使無闕事也如所謂視滌濯贊牲事贊玉幣爵之事皆百官所當脩具○王昭禹曰具則所當集者也脩有所加損者也具之所以致其物脩之所以致其治

鄭鍔曰欲奉祀之人致誠而勿慢必有戒誓焉欲奉祀之物應禮而不闕必有具脩焉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鄭康成曰前所諏之日也○王氏曰記云七日戒三日齋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齊之

之謂齊定之之謂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凡十日也〇鄭康成曰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齋〇王昭禹曰祭祀之禮致其誠而已先王之至誠幽有以達乎鬼神用卜者所以達鬼神之意也古者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下辛不吉則不卜可也魯四卜郊此春秋所以譏之也卜日既定遂戒戒者所以敕其事而使之不敢怠忽也

及執事眂音視滌直歷反濯直角反

賈氏曰及至也儀禮特牲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王昭禹曰執事之別有二凡預祭祀之人謂之執事向祭之辰執事之節亦謂之執事此謂執事蓋及執事之節也○鄭康成曰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

及納亨普庚反贊王牲事

鄭康成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賈氏曰禮器云納牲詔于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豚解以腥之以此訖乃納與

亨人爓祭此言納亨者以牽牲也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贊王牲事者即卿大夫贊幣一人也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鄭康成曰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 ○賈氏曰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又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彼牲幣不是禮神之幣亦云各放其器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之色 爵所以獻齊酒 ○賈氏曰冪人疏布冪八尊八尊者五齊三酒之尊也 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 ○賈氏曰

謂至此祀圜丘方澤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親酌以獻尸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考之大宗伯非惟文之先後與此不同而其事之輕重亦不同大宗伯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此則曰祀五帝而繼之以卜日豈非五帝之祀為重乎大宗伯曰宿眡滌濯此則曰眡滌濯蓋滌濯之事宗伯先期而眡之大宰至期而眡之豈非以滌濯之事為徽乎大宗伯曰省牲鑊此

則曰納亨贊王牲事者蓋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是贊其殺牲之事也宗伯則省其鑊而已豈非以贊牲之事為大乎大宗伯曰涖玉鬯此則曰贊玉幣爵是贊爵而不贊鬯也蓋玉鬯用之於宗廟此則曰祀五帝則是祭天無祼也豈不以贊爵之重於涖鬯乎大宗伯曰奉玉齍此則止於贊牲是贊牲而不贊齍也蓋祭祀以牲為大而齍盛次之故小宗伯之職以毛六牲使五官共奉之辨六齍使六宮之人共

則牲之大於齍也明矣大宰雖不預於奉牲而特預於贊牲豈不以贊牲之重於奉齍乎大宗伯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此則曰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蓋宗伯禮官也掌建天神地示人鬼之禮故正而名之大宰特嚴重其事而已初無預於正名之事豈非以大宰之職為尊

祀大神示音祇亦如之享許兩反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鄭康成曰大神示天地也○賈氏曰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

王昭禹曰凡在天者五帝星辰皆神也故昊天為大神凡在地者社稷山川皆示也故澤中之所祭為大示○賈氏曰示如之者自百官誓戒已下至贊幣皆如祀五帝之禮

劉氏曰享先王謂宗廟六享也○鄭康成曰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賈氏曰别言贊玉几玉爵則天地不用玉几玉爵也

大朝直遥反下文同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鄭康成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助王受此四者玉幣諸

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史氏曰束帛加璧玉幣也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史氏曰來獻其琛玉獻也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賈氏曰知立而設几者司几筵云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向左右玉几是立設几也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賈氏曰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此大宗伯攝祼非冢宰所贊諸侯酢王用玉爵則冢宰贊玉受之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

愚案朝覲會同贊導威儀其大者宗伯之事其細

者司儀行人之職冢宰與君同體鎮撫諸侯乃其道也而下與交際之禮曰大朝覲會同非周家細事所謂坐明堂以朝諸侯昔者武王克商所未舉也成王新立周公攝政則一切舉行之不特五等諸侯咸在八蠻五戎六狄九貉環列而會所以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也此一代希闊之典故大宰於此不得視為儆文末節進而賛之所以成天下之大禮章一王之盛事

大喪贊贈玉含玉戶暗反

鄭康成曰助王為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鄭司農曰含玉璧琮

王昭禹曰含禮行於始死之時贈禮行於既窆之後○王氏曰贈玉含玉大喪之大事贈在含後而先言贈者贈比含尤送終之大者以其禮事之大故亦大宰贊之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賈氏曰前已言祀五帝及大神祇祭事戒百官訖此云作大事惟戎事耳鄭引春秋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證此大事是戎事

愚案國家之舉事凡其大者不可不戒飭百官故戒百官則有命命即訓戒之言也大宰贊助王者之出教令若書之多士多方所以誥多士庶邦皆言王若曰是也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鄭康成曰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

愚案聽朝庫門之外臯門之内乃朝士所掌之朝王之所以朝諸侯斷疑獄者在是比治朝則為外鄭以朝于方岳之下非是詳見司士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賔客之小治

鄭康成曰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薛氏曰說

者謂治之小者八法之治官府八則之治都鄙之類則大宰專而不以佐王然以八法八則論之則官府都鄙之權盡總乎大宰非小事也以此為小事則何者為大事乎小宰所謂大事則從其長果以何者為大事乎此所謂小治即王眡治朝聽朝之小治前言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蓋王者坐廟堂有斧扆以朝諸侯其權甚重其事甚大大宰不敢與其政特贊其聽治而已至朝諸侯之時資糧

之費饔飧幣帛之奉以至出入往來之具皆小治也豈可無以應之故王者眡朝於路門之內冢宰有以聽邦之小治王者眡四方之朝冢宰為之待四方賔客之小治先儒以此為兩事失之○賈氏曰重出冢宰之名據百官總焉故特云冢宰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

鄭康成曰正正處也○賈氏曰謂正處其所治文書○王昭禹曰為將受其會故各使之先自正其治也

會大計也○王昭禹曰受其一歲功事財

用之計

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王昭禹曰受其一歲功事財用之計聽其所致以告于上之事則其吏之治行可知矣於是乎詔王廢置然此非特為廢置也歲終平在朔易之時亦欲以知所當調制以待正月之吉布施之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鄭司農曰三載考績○鄭康成曰事久而聽之大無

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易氏曰歲終之攷覈方嚴則行之以天子之命三歲之攷覈既審則守之以一定之法司會曰以周知四國之治而詔王及冢宰廢置則廢置之詔王可知也宰夫曰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則誅賞之責於大宰可知也○王昭禹曰不言詔王者歲終廢置尚以詔王其誅賞可知矣

總論會計

呂氏曰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又自考其屬正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於其屬入會政致事下至宮正會其行事而自攷其職之所統內宰稽其功事而自攷其職之所統雖醫事之微醫師亦於歲終稽其醫事此各考於其屬上下遞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至於會計之煩又專設一司會以攷察之司會曰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

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考於一職之長而後考於一官之長考於一官之長始盡考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歟故各考其屬於下則寡而難欺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而又俱考於司會則精詳而徧察可以防其隱蔽矣○孫氏曰周之會計惟司徒司寇先會其屬而其餘悉惟大宰是聽以大宰之尊而親會計之煩何也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凡廢置誅賞必於會計得之詢事考言皆有紀載之實課功計效不參以毁譽之私然後足以勸羣工熙庶績也宗伯司馬又不

自會其屬何也宗伯掌禮而禮貴歸於計財之官司馬掌政而兵賦屬於長民之吏不若刑官獄訟之事教官土地人民之事煩且冗也

王昭禹曰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之法則歲終廢置三歲誅賞之何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其法略其事簡故至於三載考績九載然後黜陟幽明當周之時其法詳其事繁故歲終則廢置三歲則誅賞○孫氏曰昔者平水土教播種開山澤必皆遲之歲月而後有立更歷三代則功成治定玩愒從生在有虞不得不寬而成周不容不密也

總論大宰

孫氏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然後為一相之任今大宰不過從事文書法令之間無以别於五官奚取一相哉蓋古之論道經邦者未嘗離事物而尚清談文書法令莫非道也故大宰事任之重體貎之尊特加冢宰以别之小治得專聽歲會得專受官刑得專決治令得專出好賜之給於内府者有司可得而共廢置之參乎八柄者有司可得而詔邦國待之均平生

亹賴以經制成周委重一相於斯可見

周禮訂義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卷四

宋　王與之　撰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鄭康成曰宮刑在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黄氏曰王宮內外自宮室庖膳醫藥酒漿貨賄嬪婦皆統於大宰而小宰建宮刑以治之○鄭鍔曰考之於經不見宮刑之目蓋宮中之刑宜隱也觀王族有罪磬於甸人而禮以謂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則王宮之刑宜益加隱可知

王氏詳說曰凡者總之辭凡宫則王宫后宫總在是矣○鄭康成曰糾猶割也察也○鄭鍔曰糾以察其隱匿禁以止其干犯有内宰以憲禁令于北宫而糾其守矣小宰又建宫刑以治其糾禁其孰敢犯之哉○愚案糾以約其慢怠禁以止其邪僻不惟邇臣知所畏而後宫近習亦知所畏此乃先王治内之道

鄭鍔曰周家之制有王宫有后宫后宫則王之北宫王宫則路寢一小寢五是也至尊所居欲其嚴肅必有刑禁以治其政令故使小宰建之然非特治王宫而已凡宫之糾禁皆得以治之蓋欲治其國先齊其

家人君雖正身以齊家苟不用刑以威之則或恃恩而無所畏然齊家用刑則傷恩故使大臣馭之以刑也法在大臣恩在人主家其有不齊乎是刑之建宜使大宰今乃使小宰者豈非大宰論道佐王所以正其身而掌刑以治糾禁近於有司之職非所以尊論道之臣故歟然使大宰之貳掌之則察治者豈不尊且嚴哉

陳及之曰大宰於內外事無所不關預小宰宰夫是

其屬官也天官中既有內宰下大夫治王內之政令矣權豈不足以統宮內而又俾小宰之屬預其事何也蓋自宰夫以下即叙宮正宮伯二官宮正掌宮中徒役及諸官府在內者宮伯掌貴游子弟宿衛王宮者彼二官皆命士耳權輕不足壓人望故又俾小宰宰夫總之若內宰特治王內之政令以禮儀教王后夫人及九嬪世婦耳而宮中徒役宿衛之事無所干預也漢制雖有周官遺意以衛尉掌兵衛如周官宮

正之職以光祿勳掌郎從宿衛如周官宮伯之職而大司馬以三公都試郎羽林之屬凡兩宮地城門衛北軍兵屬焉近周制宮正宮伯之權統于小宰矣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鄭司農曰貳副也○楊氏曰小宰司會皆曰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蓋貳大宰之治也司書則掌其書而已逆邦國都鄙之治則不與焉小宰司會皆中大夫司書則上士則小宰司會非司書之副明矣司書如

今監制赦庫之類○賈氏曰逆迎受勾考之使知功過所在也○鄭鍔曰天下之事及其來也從而受之則順當其未來也先求而受之則逆典法則者治之本也從則治違則亂待其已違之後而亂已生然後攷之不亦晚乎小宰逆而攷之則其攷也在於從違之間於其未至而先鈎考故以逆言之○王氏曰逆者有所治正也有所治正則逆之矣所治在太史則太史之所逆也所治在司會則司會之所逆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逆也非太史司會小宰所逆然後太宰以典法則待之

劉執中曰大宰施六典八法八則於歲首責邦國官府都鄙以其治者也小宰掌其貳於歲終鈎考其成

以會其治之優劣者也故曰以逆其治焉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王昭禹曰九貢九賦九式之書其正在大宰司會而其貳在小宰大府故於小宰言執○史氏曰周之邦財所蓄至於不可勝用豈獨冢宰制國用之力小宰固執其法而不變乃能用之不匱也茍執之不固則始均而終必偏始儉而終必侈雖有法將誰與守貢賦之入歲有常數九式之用國有定規彼有餘此不

足小宰均之以裨不給則九式不愆於其禮矣節邦用者非其式則不之用而王者之欲不節而自中乎禮儀矣

楊氏曰大宰以道揆事王其制國用也惟共王之用如羞服匪頒好賜之類皆得以式均節之故曰均節財用通言財用則邦國在其中矣小宰而下有法守者也量貢賦之入均之以應九式之用則與大宰同而所節則邦之用而已所以共王者不得而與也故

以節邦用邦用如祭祀賔客喪紀之類是也司會掌會事而已王及后之服與夫膳禽飲食不會則共王之用者雖多寡之計亦不得而與焉故均節邦之財用而已與小宰之均節亦異也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

鄭康成曰敘秩次也〇王氏曰敘敘其倫之先後也〇吕氏曰左傳作執秩以正其官如小宰六敘正羣吏是也秩敘不正其餘皆亂鄭節卿曰考之六官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則以官府之敘宰夫掌百官之徵令

則有胥以治敘宫伯掌王宫士庶子之政令而月終必均其秩敘内史以八枋之法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敘下而鄉師之與里宰凡邦事令作秩敘凡歲時合耦于耡亦行其秩敘六敘之本末一曰正其位此則始正其舊敘耳至於進其治而作其事無非挽之而使前作之而使不怠於是制其食而食有多寡之異聽其情而情有誠偽之不同或陞其次或增其秩而百官府之人雖不待歲終三歲而廢置誅賞可以

逆知之矣漢繼周之後有歲終超遷至大中大夫者有一歲而九遷者此皆周人六敘遷轉之遺意也○鄭鍔曰經言羣吏有自大夫以下言之者有自士以下言之者有總六屬之吏言之者如司會言逆羣吏之治則卿以上非司會可得而逆則自大夫以下言之者也宰夫掌正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於大夫之下書羣吏則自士以下言之也大宰言大計羣吏之治與此六敘正羣吏則總六屬之吏以言之也葢

大宰所大計者非一官之吏而小宰所正者凡在官府之羣吏也

一曰以敘正其位

王昭禹曰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固有尊卑也位以德興德以位敘因其人之德有小大而授之以位之尊卑則爵以階而升命以等而進矣○劉執中曰以品秩為敘則位可正矣

二曰以敘進其治

賈氏曰卿大夫士有治職功狀文書進於上亦先尊後卑也〇王氏曰以其位之敘進之進之謂若治目有功進使治凡也

三曰以敘作其事

史氏曰有官斯有職有職斯有事至於各共其事而不敢怠忽者有敘以作之也〇王昭禹曰月有所攷以稽其行之有造歲有所會以簡其業之大成此所謂以敘作其事〇黄氏曰以敘進其治未嘗不欲其治也又惡其陵節犯上出位邀功故以敘進之頽靡廢曠不可以不戒也則又以敘而作其事

四曰以敘制其食

王昭禹曰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上農夫食九人中食七人下食五人而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而下士之祿與庶人在官者同則食之多寡厚薄固有常數矣以敘制之而先後得其倫則士無素飱而滅裂於其職矣

五曰以敘受其會

賈氏曰歲終進會計文書受之亦先尊後卑也○王

昭禹曰功事財用之計謂之會有以會其治者若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是也有以會其事者若宮正歲終則會其行事是也有以會其食者若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是也○史氏曰非有敘以受之則事之繁夥數之治穊不得其要領矣

六曰以敘聽其情

鄭康成曰情爭訟之辭也○王氏曰自會以上不得其情而至於訟訟則各以其敘聽之○王昭禹曰不

曰聽其訟而曰聽其情聽訟者在於得其情故也

總論

陳君舉曰小宰言六敘在前言六計在後此是考課法中間皆是官府事且尋常人說六敘只作尊卑説殊不知此中有尊卑有先後有緩急以敘正其位是尊卑治者功狀也謂如今日朝諸侯且先還諸侯奏功狀其他不混在這裏以敘作其事者謂如今日理會朝諸侯事則朝諸侯事便在前其他且後今日理

會祭祀便是祭祀事在前其他又後耳制其食亦有緊慢處如聽其情雖是一人聽了一人說須是有體統朝廷上既將六敘去區處百官便有六計去察他廉也今一人善便察見得他是此善又或有能而不正者有正而不善辨者各各察他廉庶幾天下無遺材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

賈氏曰立長官必當以屬官佐之邦治得舉也

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陳君舉曰六官各六十凡三百六十周天之數也治

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一政官之屬六十有六小宰皆曰六十舉成數耳○易氏曰聖人法天建官天度奇而不齊聖人亦不如是之拘也

鄭康成曰大事則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饔與膳夫共王之食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則各為一官也○賈氏曰鄭直舉天官之內其事顯者各言其一也其餘若大府則治藏之長地官司市則市官之長春官大司樂則樂官之長夏官司甲則兵戈盾官之長如此之類甚多不可具陳小事專達若天官亦甚衆不可具言

也○史氏曰大事雖畧所係則重故當從長小事雖煩所係則輕故當專達○李景齊曰卑而尸大功則力有所不及故大事則從其長所以示其有所統一勢有所不行尊而尸小功則而小事使之專達者則在下者亦得以自盡其才此成周之世所以無曠官無廢事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

賈氏曰六官各有職若天官治職地官教職其職不同邦事得有分辨故云以辨邦治也

愚案制為成書則曰典待人而行則曰職六典以

書言故及於官府百官之職六職以人言故百官府不必言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

王氏詳說曰平詳於經均詳於紀

黄氏曰平邦國均萬民上之財用不節何可為也故冢宰制國用

劉氏曰邦國制度由天官以裁處故以節財用為職否則制度崇而力不能供矣○王昭禹曰大宰以道

揆之故財欲均用欲節小宰以法守位但謹其出入而已故以節財用而不言均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賔客

王昭禹曰教典之為書教官之為職同於安邦國而已○賈氏曰教典云擾萬民此云寧萬民擾為馴馴則寧義無異也

王氏曰教官之屬以其職推而行之然後可以寧萬民也○鄭康成曰懷亦安也賔客來共其委積所以

安之〈賈氏曰大司徒有遺人掌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黄氏曰教之以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是故諸侯各述其職而合邦交之好焉其道通乎下故洪範八政七曰賓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又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是之謂懷〉

劉氏曰邦國人民由地官以安擾故以懷諸侯為職否則人民擾而邦國不寧矣○王昭禹曰中庸九經亦終於懷諸侯

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王氏曰禮典禮職皆以和邦國諧萬民者蓋禮者體

也體定則禮典之為書禮官之為職不能有所加損也邦國不和則無與事其先王萬民不諧則無與致其禋祀故禮職以和邦國諧萬民而後以事鬼神也○鄭鍔曰邦國萬民皆已和諧則明而人心悅矣鬼神依人而行先成人然後致力於神斯能以事鬼神也

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

王昭禹曰政典之為書止於平邦國而已政官之屬推而行之然後有以服邦國○賈氏曰服由平定使之然則服亦平也均與

正義亦一也○王氏詳說曰服詳於平正詳於均

鄭康成曰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黃氏曰軍旅田役貢賦皆司馬政典稼穡財貨馬牛車輦器械之屬聚則公私俱足鄭言職方制貢蓋其一事耳○劉氏曰不以聚百物為職則兵事興而民力殫矣○王氏曰聚百物以求之邦國萬民而已不能服之正之則其財豈肯供上之所求故政職以服邦國正萬民而後以聚百物也

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

王昭禹曰刑典刑職皆以詰邦國糾萬民者蓋刑者形也形成也故刑典之為書刑官之為職亦不能加

損焉

劉氏曰不以除盜賊為職則刑罰濫而大寇作矣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王昭禹曰事典之為書事官之為職同於富邦國而已事典之為書止於生萬民事官之屬推而行之然後有以養萬民也生則使之蕃息而已未有以相養也

愚案事職多百工事百工飭化八材盡物則有之

何以使百物之能生劉氏曰不以生百物為職則事為廣而八材枯此乃指考工記補亡書言之非古之事職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百物雖生於土必四民各安其居地利不失其時然後生長繁殖物物皆遂事職之生百物猶三農之生九穀所以言於富邦國養萬民之後

總論

葉氏曰六卿九職各以數字之微使歸統敘一職之

內各有條目使就績用充其所行而三才之道無遺憾矣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劉迎曰天下之事無大於賓祭凶荒軍旅田役用人最多分職最衆所以有聯事而合治○黄氏曰凡官府之相關通者聯合之

王昭禹曰八法之官聯以會官治此云官府之六聯合邦治者大司徒曰天地之所合也風雨之所會也

兩之謂合衆之謂會會官治則所會者衆矣合邦治則所合者官聯與邦治而已

一曰祭祀之聯事

王昭禹曰王幣牲牢之屬酒醴器皿之類所用者非一官大宰贊王幣爵而小宰亦贊之大宰眡滌濯而大宗伯亦宿視之五官供六牲而小宗伯又毛六牲而頒之于五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小宗伯又辨其名物以待祭祀若此類皆祭祀之聯事

二曰賔客之聯事

王昭禹曰大朝覲會同大宰賛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而小宰亦賛凡受幣之事大宗伯以賔禮親邦國而大行人亦掌大賔之禮大客之儀大宗伯朝覲會同為上相而小行人於將幣則為承而擯宰夫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之陳數而掌客亦掌四方賔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若此類皆賔客之聯事

三曰喪荒之聯事

賈氏曰荒謂年穀不熟○王昭禹曰大喪大宰贊贈玉含玉而大司徒大喪則率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司徒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而小行人若國凶荒令賙委之若此類皆喪荒之聯事

四曰軍旅之聯事

王昭禹曰古者軍將皆命卿而師旅卒長之屬皆下大夫士掌其事大司徒大軍旅以旗致萬民治其徒庶之政令而小司徒令萬民之卒伍而亦帥其衆庶

鄉師大軍旅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大司馬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此類皆軍旅之聯事

五曰田役之聯事

王昭禹曰田所以簡衆役所以任衆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作田役大司馬有蒐苗獮狩之事而大役則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若此類

皆田役之聯事

六曰斂弛<sub></sub>只氏反之聯事

王昭禹曰斂民之財謂之斂弛民之力謂之弛即鄭說

言斂則散利可知也言弛則薄征亦可知也大宰掌

九貢九賦而大府司會司書之類亦掌之所謂斂也

鄉大夫國中貴者之類皆舍征而小司徒凡征役之

施舍亦掌之所謂弛也凡此類皆斂弛之聯事

凡小事皆有聯

王昭禹曰非祭祀賔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六者之大事餘皆小事也若膳夫之官有庖人亨人内外饔之類通職聯事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皆小事也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賈氏曰官府中有此八事皆是舊法成事品式依而行之以經紀邦國之政治○王昭禹曰事為之制物為之防終始皆備其法一定而不可虧是乃謂之成民有爭焉以此聽之故曰經邦治○黄氏曰此即大宰

八法官成也八法為屬職聯成計其目皆在小宰大抵小宰治官府最詳八成所以待萬民之治也事莫繁於此大小宰通職小宰任其繁則大宰所治皆要也其曰經邦治治之所由以立也○劉氏曰八成者民物簿書圖籍之事皆有定制而不可亂所以養民之信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禮樂刑政待信而為本民無信雖有禮樂刑政何所措哉○李景齊曰自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而人之要約益嚴誠信益薄聖人豈固欲如是紛紛世變之所趨不得不然周公為周豈不

能還斯民於淳樸之域而小宰以八成經邦治若所謂比居簡稽版圖傅別禮命書契質劑要會無非切切於簿書惟恐防姦之不密者其待民不既薄矣乎大抵周公制作凡所為纖悉委曲者不獨為一時言實為後世慮也教化之孚者誠不待要約之固而後世誠信之已薄則文籍之可稽猶足濟治道之窮故雖春秋諸侯侵暴猶知惡其籍則知簡書之可畏亦足以維持人心周公可謂長慮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王昭禹曰上之所施謂之政下之所從謂之役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則政者力政也施政於上而興力於下故謂之政役

鄭司農曰比居謂伍籍也○王氏曰聽政役者欲知其可任與其施舍者故以比居聽之比謂國比居謂民居以國比正之而不服則又以民居正之以國比正之若後世以五等簿差役也以民居正之若後世以簿差役不服則檢視屋產也○史氏曰出則有比入則有居以此聽政則力政公以此聽役則力役省民之姦偽不行矣

二曰聽師田以簡稽

王昭禹曰師所以用衆田所以簡衆○鄭司農曰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王氏曰簡謂閲而選之稽謂考而計之簡稽皆有書焉師田者欲知其車徒之所任財器之所出故以簡稽聽之○黄氏曰車徒牛馬器械皆具於此

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賈氏曰在六鄉則二十五家為閭在六遂則二十五家為里閭里之中有爭訟則以户籍之版土地之圖聽決之〇王氏曰欲知人民所屬故以版聽之欲知地域所守故以圖聽之〇易氏曰版謂夫家生齒之版圖謂土地風氣之圖既有成法矣欲按登其閭里人民之數則以版圖聽之

四曰聽稱責以傅音附別彼列切

王昭禹曰舉物以就貸為稱謂貧不足者也責其所償者為責謂富有餘者也〇愚案孟子云又稱貸而益之稱謂舉責也〇

鄭司農曰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為兩兩家各得一也○賈氏曰謂於券背上大作一手書字札中央破之為二段以別之也爭此責者則以傅別券書決之

劉迎曰傅別乃地之券書質劑乃市之平賈朝士之職曰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此地之有傅也○王氏曰責有傅其事若今責契立保又曰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是別者判書此地之有別也○王氏曰判書稱責之要也別謂人執其一書其所與之數使責者執之書其所償之數使稱者執之以其償責或不能一而足故也聽地

訟以傅別則曲直分矣不然聽稱責以傅別何以繼之聽閭里版圖之後乎

五曰聽禄位以禮命

王氏曰禮有數命有等禄位視此以制○鄭康成曰禮之九命之差等○賈氏曰言大宗伯九儀也有人爭禄之多少位之前後則以禮命文書聽之也

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王氏詳説曰貸而生息謂之稱責貸而不生息謂之

取予地官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買者各從其柢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此所謂取予也又云凡民之貸者與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為之息此所謂稱責也王昭禹曰民之通財不能無取予取予者謂彼有所取而此有所予也利之所在而爭心存則取予者不可無書契載於簡牘謂之書合而驗之謂之契○王氏曰契謂人執其一予者執左取者執右合而驗之也別也契也皆要也稱責之謂別則其用以別為主取予

之謂契則其用以契為主○黄氏曰書契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則凡取與者皆有此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

王昭禹曰商賈之阜通貨賄則不能無賣買先王以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防其有爭心焉故大市所以致信也質其事者若今市契立見也劑則為要書而已正之以質則其人足以驗也正之以劑則其書足以驗也○賈氏曰案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云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今鄭注謂

兩書一札同而别之者葢謂前後作二契於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皆無手書字故異於傅别也有人爭此市事者則以質劑聽之

王氏詳說曰傅别背有手書而質劑則無手書鄭氏之説似出臆説亦似近人情夫結繩作而有書契以書契為未足而有質劑以質劑為未足而有傅别取予輕於賣買賣買輕於稱責此三者所用不同以有輕重也

八曰聽出入以要會古外反

鄭司農曰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王昭禹曰出謂給以用入謂振以藏於財之出入而有治焉小則以月計正之大則以歲會正之如此則財之出入無不當者矣○賈氏曰此出入者正是官内自用物有人爭此官物者則以要會簿書聽之

總論

王氏詳說曰要之八成皆文書也比居簡稽版圖禮

命要會文書之用於公者也傅別書契質劑文書之用於民者也○黄氏曰比居簡稽版圖禮庫曰掌在有司而民間得案據以為証禮命以辨貴賤藏於有司凡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有節制有爭者則通考之以息其訟若夫傅別書契質劑要會公私皆有之衣服宫室馬牛兵器珍異之屬取予則以書契買賣則以質劑皆所以通財物也出有傅別入有要會皆所以防抵冒也經邦治而以八成者蓋言皆有成法其不協於官府之成法則不得行也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

鄭康成曰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黄氏曰聽謂聽察之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計計其功狀也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辨所以斷其才

等也凡此言者有其一皆可以治故謂之治行弊斷也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愚案廉者猶廉問廉察康成謂六事以廉為本非也廉特善之小言善則廉在其中而廉非為善之主後世貪濁者多始以廉潔為貴周以六計弊吏治先之廉善者問其吏之善否何謂善如詩之淑人君子是也有其善何施而不近厚繼之廉能者

問其吏之能否何謂能如孟子之能勝其任也有其能則何事之不立○王昭禹曰能事神人然後可以典禮能諧八音然後可以典樂苟為不能瘝官曠職者衆矣問及於敬則必其恪居官次於心不欺於事不苟而後謂之敬如或怠忽荒散不得而苟容也問及於正必其操履端方治行清嚴不為勢奪而後謂之正如或起信險膚不得而濫冒也法貴能守大綱小紀不可亂也作聰明者或逞智以紛更之則吏之守法如之何而不問事欲

其辨是是非非不可眩也蔽耳目之近將事至而不能決則吏之能辨與否又如之何而不問以此六者聽之則羣吏之治可得而斷矣

李景齊曰後世考課之法即小宰六計之遺意也雖然吏以廉善為上而能次之故六計必以廉善居其首而以廉能居其次若夫廉敬廉正則以其行已之能敬能正也廉法廉辨則以其當官之能守法辨事也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賔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

鄭康成曰法謂禮法也○易氏曰法式也天下之事不豫則不立祭祀朝覲會同賔客以至軍旅田役喪荒之事凡七者皆國之大事不先具則必有緩不及事之患故平居之際戒其所當為之事具其所當用之物小宰皆以式法掌之而待其事焉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

鄭伯謙曰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賔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今九式之中不及朝覲會同

軍旅田役何也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賔賜飱牽而已此則賔客之式也軍旅田役之用亦不過幣帛芻秣匪頒工事而已而外府共財用之幣齎委人共委積薪芻司勲掌賞地宫正頒衣裘車人矢人繕人槀人司弓矢司甲兵之類一切皆有式法以給其財此則幣帛芻秣匪頒工事之式也

○王氏詳說曰七事皆六聯也七事不言六聯之斂弛六聯不言七事之朝覲會同者七事之下所謂共

其財用非斂乎治其施舍非弛乎六聯所言合邦治而已七事則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財用施舍在朝覲自為一事會同自為一事賔客自為一事不可比而同之此又見周公立法之意也

王昭禹曰祭祀所謂吉禮朝覲會同賔客所謂賔禮軍旅田役所謂軍禮喪荒所謂凶禮也禮有五而此不及嘉禮者蓋嘉禮有脤膰之禮則祭祀之事也有享燕之禮則賔客之事也然則言祭祀賔客則足以兼嘉禮矣宗伯正掌禮之官故其事詳小宰治官聯事通職而已故其事畧

七事者令百官府共音恭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鄭康成曰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王昭禹曰祭祀一也朝覲二也會同三也賓客四也與軍旅田役喪荒三者凡七也　施舍不給役者○賈氏曰即上六聯注引鄉大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是也

王氏曰理其事謂之治爭其事謂之訟財用出於官府而施舍加於人民治訟則或以財用之不共或以施舍之不治故先言共其財用次言治其施舍後言聽其治訟○王氏詳說曰財用所共自有大府而令之者小宰也施舍所治自有鄉大夫而令之者小宰

也○史氏曰於五禮以法繼其要於七事以令總其繁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

鄭鍔曰大宰所贊者祀五帝祀大神享先王之時也

小宰凡祭祀皆贊之○賈氏曰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令此又言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大宰大宰執以授王是相贊助也○王氏曰祼謂祼而將瓚也○鄭康成曰將送也○陸氏曰商人尊神交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求諸幽故先祼而求諸陰鄭氏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

也初受而自祼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祼天地大神尊不祼考之禮於典瑞玉人鬯人則祼先王賓客社稷宗廟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於天地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祼也○王氏詳說曰祭惟祭宗廟用祼其他天地社稷山川等祭則惟秬鬯而已鬱人之職與鬯人異祼鬱鬯謂以鬱金草實煑而陳之所謂築之而煑之是也鬯人云掌共秬鬯而飾之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則是天地等祀皆有秬鬯但不用鬱為祼耳

鄭鍔曰祭祀用玉用幣用爵所以見禮神之文祼將之事所以見求神之實王薦玉幣爵而小宰贊之王酌鬱鬯以祼而小宰將之贊則執以授王使薦獻不失其節將則奉以授尸焉大宰無祼將之事其所贊者主祀五帝言之天神不祼也惟人道宗廟有之然宗廟之祼大宰贊王亦不將送其將者小宰故特言祼將之事也

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

賈氏曰凡賓客贊祼者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謂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有此灌酢之禮也○王昭禹曰大享之禮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先王○鄭鍔以祭祀之禮待賓客所以致敬而神之也曰凡此言贊皆贊王也考大宗伯之文曰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薦豆籩徹其下乃言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蓋后有酌璋瓚祼賓之禮偶不與焉宗伯攝之烏可以此贊祼為助宗伯受爵謂王受賓客之玉爵受幣謂王受賓客之玉幣凡此二事亦贊王受之先儒

以為助大宰非也○王昭禹曰大宰於幣爵之事無所不贊小宰所贊特受幣受爵而已○王氏詳說曰大宰於幣爵言贊不言受此言受又言凡所以見小宰之治其小也

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賈氏曰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荒謂凶年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鄭康成曰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衣服曰襚凶荒有幣玉者賔客所賙委

之禮○王氏曰喪荒有幣玉則賻贈賵委之物也

賈氏曰大宰不言則此小宰得專受之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

鄭康成曰主每月之小計也○賈氏曰月計曰要每月之終使官府致其簿書之要受之當先尊後卑故言敘歲計曰會助冢宰受一歲之計也○王昭禹曰日成掌於宰夫月要掌於小宰歲會掌於大宰尊卑詳略之敘歲會正掌以大宰小宰者大宰之貳故贊

冢宰

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王昭禹曰歲終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羣吏治事必有所致以告于上者焉

○鄭康成曰使齎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賈氏曰謂使六官各致一年功狀將來攷之故也

大宰於歲終聽其致事小宰則令羣吏致事而已必小宰先令致事然後大宰得以聽之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鄭康成曰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賈氏曰大宰以周之正月始和布之天下至此建寅正歲之正月縣于象魏其小宰亦助大宰帥治官之屬及萬民以觀之○吳德方曰鄭康成每以正歲為夏正建寅之月正月之吉為周正建子之月竊以為不然周以建子為正凡事皆用本朝正朔若知有不可行處依前參用前代正朔則不必建子可也經中言歲終即繼之以正歲為建寅則歲終非建亥周家自廢其正朔

矣若以歲終為建亥即始終有接續無緣住兩月也
正月之吉為周正一歲之始無疑事有非朔日可行
故云正歲不拘朔日亦可○愚案此説謂歲終與正
歲正月相連不應隔絶固然參以凌人十二月斬冰
内宰上春獻種中春始蠶與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見於周幽王仍襲之後月令次序十二月行事見於
秦人未改正朔之初曷嘗不以建寅紀
月其餘又見大史正歲年説不可不攷
鄭康成曰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
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王昭禹
曰垂以治象使有目者皆覩徇以木鐸使有耳者皆
聞猶有犯焉宜刑之所取也常刑官刑也○黄氏曰

常刑謂國法掌在司寇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王昭禹曰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憲禁于王宮憲謂表而示之使之知禁之所在○賈氏曰凡刑禁皆出秋官今云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懸之於宮內

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王昭禹曰此王宮中之百官府也蓋百官有治事於

王宫者既憲禁於王宫又明爲告令使皆知之○鄭康成曰乃猶汝也○王昭禹曰脩乃職令之各脩所治王宫中之職也攷乃法則令攷所奉行之法以避憲禁也待乃事則其事有待王宫之政令焉故也令以聽王命則欲其疾於聽從故也茍有不共則事上之職怠故告之以國有大刑大刑則非特常刑也故告以大刑以宫刑宜嚴於官府今律宫殿中所坐比常法有加亦是意也費誓於馬牛臣妾越逐不復與

夫竊馬牛誘臣妾皆誓之以常刑至於峙乃糗糧峙乃芻茭不逮不多則誓以大刑蓋事之輕則誓以常刑事之重則誓以大刑與此同事○林椅曰不共者先事之戒不正者已事之攷不用法者方事之為

總論小宰

陳君舉曰小宰之職蓋貳冢宰以掌邦治而宰夫又所以貳小宰也故冢宰掌其典而小宰牽其職冢宰操其柄而小宰治其糾禁凡小宰之所聽所弊所刑

雖非冡宰之所自為而百官之所以聳動警飭而不敢不勉者蓋曰嚴冡宰也夫是以君宰尊嚴朝廷清明百工稱職而不敢易紀律蓋本諸此

周禮訂義卷四